宋鑑 七之八

神宗
哲宗

共二十

會天下財用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七

宋紀 附遼紀

神宗皇帝下

甲寅七年 遼咸雍十年 春正月。熊本討瀘夷降之 得地二百四十里。西南用兵自此始 ◯不雨◯王韶自熙州入朝。景思立知河州事◯二月。詔三司歲會天下財用出納之數以聞。時天下承平。方圖開邊。每以財用不給。日夕講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

大旱求直言

經义廢置之宜。凡歲費皆著為定式。帝
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
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足
矣。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
而已○瞎征寇白踏城。景思立敗死。
三月。木征遂寇岷州。高遵裕敗之。木
征復圍河州○遼使蕭禧來言疆事○
劉忱如遼議疆事○大旱。詔求直言。夏
四月癸酉。詔罷新法。是日雨。呂惠卿請

安石言天災不足慮

復行新法。詔從之。遂下監安上門鄭俠御史獄。帝以久旱。避殿減膳。且知麥苗枯槁。民無生意。憂形于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

鄭俠力攻新法

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監安上門。及久旱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糏（音辛米滓）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乃繪所見爲圖。奏疏詣閤門。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言陛下南

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来上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况於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内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

罷新法十八事

大雨

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聞之。讙呼相賀。先是帝語翰林學士承旨韓維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對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因上疏極言青苗。及開邊之害。帝感悟。即命維草詔。詔出。人情大

悅。會俠跡至。帝慨然行之。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群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

呂惠卿復新法

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聞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蹔罷矣。〇木

王安石罷

征乞降于王韶。韶歸于京師○王安石有罪免。以韓絳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群臣惟安石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進曰。太

皇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柰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罷相知江寧。因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遼復使蕭素來言疆事素遼樞副也詔樞密院議之。且手詔韓琦。

韓琦條陳邊策

文彥博。富弼。曾公亮。條代北事以聞。琦奏言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刱團保甲。四也。

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
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
七也。臣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
宗以来。因循苟且。治國之本。當先富彊。
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之故疆。然後制
作以文太平。故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夫
欲攘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國困搖。
衆心離怨。此爲陛下謀者大誤也。謂宜
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来興

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如将官之類。因而罷之以釋其疑。益養民力。選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置沅州即懿州

罷賢良科

○五月。罷賢良方正科○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免○六月。作渾儀浮漏○授瞎征榮州團練使。賜姓名曰趙思忠○秋。七月。立手實法。呂惠卿言

金之始

免役出錢未均。令人戶具丁口田宅之實。於是民益困矣○冬。十月。置三司會計司。以韓絳兼提舉○以王韶為樞密副使○淯井長寧夷十郡。及武都夷內附○遼生女直部族節度使烏古迺卒。子劾里鉢嗣。女直之先。出于勿吉居古肅慎地。元魏時有七部。曰粟末。曰伯咄。曰安車骨。曰拂涅。曰號室。曰黑水。曰白山。至隋勿吉號靺鞨。唐初有黑水靺

白山黑水

靺鞨粟末靺鞨二部。皆附于高麗。其五部則無聞焉。李勣之破高麗。粟末部去保東牟。姓大氏。是為渤海國。黑水部居肅慎地。東瀕海。南鄰高麗。開元中入朝。置黑水府。以其部長為都督。賜姓名李獻誠。及渤海盛強。因役屬之。朝貢遂絕于中國。渤海既滅。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于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于遼。號生女真。其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

號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也。巳而避遼興宗諱。攺曰女直云

有函普者。始居高麗。年六十餘。別其兄阿古迺。而與弟保活里適生女直。居于完顏部僕幹水之涯。久之。完顏部人有殺他族人者。兩族交鬭。衆莫能解。完顏部人謂函普曰。若能為部人解此怨。使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為同部。函普曰諾。乃往諭之曰。殺一人而鬭不解。損傷益多。曷若止誅首亂者一人。部內以物納償汝。可以無鬭而且獲利焉。怨家從之。乃為約曰。凡有殺傷人者。徵其家人口一。馬十。偶牸牛十。黃金六兩。與所殺之家。即兩解不得私鬭。衆曰謹如約。女直之俗。殺人償馬牛三十自此始。既備償如約。部衆信服之。謝以青牛一。并歸六十之女。函

晉以青牛為聘而納之。幷得其貲產。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斡魯。一女曰注思板。遂為完顏部人

函普卒

是為金之始祖。天會十四年。追謚景元皇帝。廟號始祖

子烏魯。生跋海

天會中。追謚烏魯曰。德皇帝。跋海曰。安皇帝

跋海。生綏可

黑水舊俗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則出隨水草以居。冬則入處其中。遷徙不常。綏可乃徙居海古水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人呼其地為納葛里。猶漢語云居室也。天會中。追謚綏可曰安昭皇帝。廟號獻祖

綏可。生石魯

石魯剛毅質直。生女直無書契約束。不可檢制。石魯欲稍立條教。諸父部人皆不悅。欲坑殺之。已被執。叔父謝里忽亟往彎弓注矢射于衆中。刼執者皆散走。石魯得免。稍以條教

為治。部落寖強。遼以惕隱官之。諸部猶不肯用條教。石魯耀武至于青嶺白山。順者撫之。不從者討伐之。所至克捷。還至逼剌紀村而死。是時尚未有文字官府。不知歲月晦朔。是以年壽脩短。莫得而考焉。天會十五年。追謚石魯曰成襄皇帝。廟號昭祖石魯生烏古迺。烏古迺能役屬諸部。會遼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將討之。烏迺古恐遼兵深入。得其山川險易。或將圖之。乃告遼曰。彼可計取也。若用兵。必將走險。非歲月可平也。遼從之。烏古迺因襲而擒之以獻。遼主

貶鄭俠 王安國

召見。燕賜加等。授生女直部節度使。烏古迺不肯繫遼籍。〔遼〕主遣使諭之。既爲節度使。有官屬。紀綱漸立矣。烏古迺卒。年五十四。天會中。追謚惠桓皇帝。有子九人。曰劾者。曰劾里鉢。曰劾孫。曰頗刺淑。曰盈歌。曰。劾真保。曰。麻頗。曰。阿離合懣。曰。謾都訶。烏古迺嘗言劾者柔和。劾里鉢有器識。遂嗣之。

〔乙卯〕八年 遼太康元年 春。正月。蔡挺罷。○編管鄭俠于英州。罷參知政事馮京。放祕閣校理王安國于田里。俠上疏論呂惠

卿朋姦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
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
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
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
之。且薦馮京可相。惠卿奏為謗訕。令鄧
綰治之。遂編管俠于汀州。御史臺吏楊
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
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
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

人助會楊忠信事覺於是京與王安國丁諷王堯臣鄭俠等皆得罪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弟之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

王安國諫峻法

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

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符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令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

安石復相

目惠卿。故惠卿銜之也○二月。復以王安石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致執政。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遂逆閉其途。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韓絳顓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三月遼使蕭禧

沈括使遼

来言代北疆事○韓縝如河東會遼人議疆事○沈括如遼時蕭禧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知制誥沈括往報聘括詣樞密院閲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括行至遼遼相與議不能屈遂舍黃嵬河東地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

須安石所造新経義也

險易迂直風俗淳厖。人情向背。爲使契丹圖上之○夏四月。以吳充爲樞密使○閏月。陳升之罷○行奉元歷翰林學士沈括○六月。須王安石所修詩。書。周禮義于學官以取士。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焉矣○以王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許之雱辭新命。呂惠卿勸帝許之。由是嫌隙尤著○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魏國公韓琦卒。前一夕。大星

安石割地界遼

隕州治櫪馬皆驚。帝自為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之碑。謚忠獻○秋。七月。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初帝得韓琦䟽善其策。會王安石復相。而蕭禧等又來。韓琦亦卒。帝問安石。安石對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詔於分水嶺為界。東西去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云○以朱壽昌通判河中府壽昌父巽守京兆時。妾劉有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還父家。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行次同

呂惠卿免

州得焉。劉氏時嫁党氏。有數子。年七十餘矣。壽昌迎還。京兆守臣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由是天下皆知其孝。數年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八月庚寅朔。日有食之○韓絳免○罷三司會計司○冬十月。呂惠卿有罪免。御史蔡承禧論呂惠卿姦惡。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富民錢五百萬。與華亭令共為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出知陳州○罷手實法○有星孛于軫。

彗孛出軫安石言不足恤

詔求直言。以王安禮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王安石等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星工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譌誤。尤不可知。竊聞兩宮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言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退而屬疾。帝再三慰勉。然後復出

呂氏中曰司馬光言安石有三不足之說（朝廷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由今觀之。實有四不足之說。然神宗之於安石。真以衆論為流俗。以舊制為弊法。以人怨為常情皆勉強從之。而天變常數之論。安石竟不能惑。故令州縣不得奏災傷以蔽聰明。而旱暵彗星。又不可掩。故七年之旱。安石以常數對而上不之信。此安石常數之論

不敢發也。遂託言交阯以解之。雖不明言天命不足畏。而微意可觀矣。自紹聖至政宣。姦臣誤國之論盡出於安石。而天命不足畏之說。流禍尤酷。災異不言而祥瑞輒書。甚者臘月之雷指為瑞雷。三月之雪指為瑞雪。其視天變若童稚之可侮。痛哉

王安禮應詔（安石之弟）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

安禮言
星變疏

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為不忠。不賢者為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帝覽疏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十一月。交阯大舉入寇。陷欽廉州。○熊本平渝州獠音老。又竹絞反。又音僚置南

平軍得溱州地五百里。為四寨九堡。本還。為知制誥。專媚安石○

主殺其后蕭氏后小字觀音。姿容冠絶。工詩。善談論。好音樂。生太子濬。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於是宮婢單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髙長命私通。乙辛以聞。詔乙辛劾狀。遂族誅惟一長命。而賜后自盡。歸其尸於家。後追謚宣懿

○十二月。以元絳參知政事。曾孝寛簽書樞密院事。絳在翰林諂事安石。而安石嘗德曾公亮之助己。欲引公亮子孝寛於政地以報之。故同升

○以趙卨為安南招討使。官者

交阯議
青苗法
討之

李憲副之。帥師討交阯。王安石聞欽廉陷。已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益怒。自草敕榜詆之○王韶免。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路。韶與安石異。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罷直學士院陳襄。襄福州侯官人。少與周希孟陳烈鄭穆為友。相與倡道於海濱。人謂之四先生。襄舉進

陳襄德教化民

士。再調知仙居縣。教其民曰。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呑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民多化焉。及改知河陽。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判府富弼奇之。及弼相。

陳襄論青苗之害

薦擢侍御史。上疏論青苗之害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襄乃請外。帝不許。安石屢欲出之。而帝眷待益深。三遷直學士院。帝嘗訪人才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

安石益惡之。謫其書詔小失。諷御史劾之。遂知陳州○更定解池塩鈔法○誠州蠻来降○遼賜其北府宰相張孝傑。姓耶律氏（孝傑漢人）

蘇緘死節

丙辰九年（遼太康二年。夏大安元年）春。正月。交阯陷邕州。知州蘇緘死之。交人圍邕。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殺其家三十六人。因自焚死。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五萬八

千餘口○下溪州刺史彭師晏來降。五溪悉平○二月。召李憲還。以郭逵為安南招討使。趙卨（私列反字亦作契）副之。師師討交阯。詔占城占臘合擊之○吐蕃宗哥酋鬼章寇五年谷。蕃將藺氊訥支大破之○鬼章復寇五年谷。韓存寶敗之○以种諤知岷州○夏。五月。分兩浙為東西路○城茂州○靜州蠻酋董整白來降○六月。以水源等峒蠻酋儂賀等七

鄧綰免

呂惠卿訟安石

人爲將軍○秋。七月。城下溪州名會溪城○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初呂惠卿既出守陳。而華亭之獄久不成。王雱令呂嘉問。及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使以告惠卿。于陳。惠卿因上書訟安石。書云。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

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
所為。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
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
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
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賦性姦回。論
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置靖州
○八月。罷鬻祠廟錢。時司農鬻祠廟於
民。應天府宋閼伯微子廟皆在鬻中。判
官劉摯歎曰。一至于此。往見判府張方

張方平奏罷粥祠錢

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方平矍然託輦為奏曰。閼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業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國體。欲望留此二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

王安石罷相

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賣○冬。十月。
王安石免。安石之再相也多稱病求去。
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
亦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以吳充
王珪平章事以馮京知樞密院事○十一
月。包順敗鬼章于多移谷○种諤大敗
鬼章于鐵城○十二月。郭逵敗交阯于
富良○置威戎軍○詔宦者李憲措置
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受節制焉

逸士邵雍卒

丁巳十年遼太康三年夏。四月。置憲州○遼主廢其太子濬為庶人。幽之于臨潢濬小字耶魯斡。幼而好學。善騎射。耶律乙辛既搆害皇后。復欲害太子。會護衛蕭忽古知乙辛之姦狀。伏橋下欲殺之。謀不遂。乃下忽古獄。太子亦以母后之故。憂見顏色。乙辛遂誣忽古等謀廢立。遼主信之。殺忽古等。乃廢太子為庶人○秋七月。河決澶州○九月。立義倉○初封濮安懿王子宗樸為濮陽郡王○河南逸士邵雍卒。雍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業。於書無所不讀。始為

冬不爐
夏不扇
夜不就
席數年

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巳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脩。脩受於种放。放受於陳摶。源流最遠。之才遂授雍以河圖洛書伏羲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

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樵爨以事親。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

雅敬雍。恒相從游焉。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年六十七而卒。贈著作郎。後賜謚康節先生。雍天性高邁。逈出千古而坦夷溫

謚康節先生

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内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絶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危篤時。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既卒。顥爲銘墓。稱雍之道。淳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皇極經世書。觀物内外篇漁樵問對傳于世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

樂窩。因自號曰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已。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游城中。風雨則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為鄉里所慕向。父子兄弟每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也。士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群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則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冬十月。濮陽郡王宗樸卒。

以其弟宗誼為濮國公○十一月。以西蕃宗哥首領青宜結鬼章為廓州刺史阿令骨為松州刺史○遼耶律乙辛弒其故太子濬。及其妃蕭氏濬至上京。幽于環堵。乙辛與耶律孝傑謀。遣其私人蕭達魯古等引力士入囚室。紿以有赦。召濬出殺之。函首以還。年二十。以疾薨聞。遼主命有司葬于龍門山。既而乙辛復陰遣人殺濬妃。遼主知其冤。悔恨無及。後追謚昭懷太子○知太常禮院張載卒。載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

聞二程至撤坐輟講

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載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程顥程頤至。與論易。次日載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

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之意。帝初即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校書。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

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以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恠妄。辯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發歛學校之法

世稱橫渠先生

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正蒙西東銘行于世。程頤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戊午 元豐元年 遼大康四年 春正月。以王安石為集禧觀使。封舒國公○閏月。曾孝寬以父喪去位○以孫固同知樞密院

吕公著為使相

事初因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居真定。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用之二月。濮國公宗誼卒。弟宗暉嗣○夏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秋七月。詔韓存寶經制瀘州夷○九月。交阯来貢○以吕公著薛向同知樞密院事。公著在翰林。讀後漢書畢。帝語以釋老之事。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默然。又論前世帝王

敬。呂公著規諫

曰。漢高祖武帝有雄才大略。高祖稱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至張良。獨曰吾不如子房。蓋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公著曰。誠如聖諭。帝又曰。武帝雖以汲黯為戇。然不冠則不見。後雖得罪。猶以二千石終其身。公著曰。武帝之於汲黯。僅能不殺耳。帝又論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業者。以其能屈己從諫耳。帝臨御日久。群臣畏上威嚴。莫敢進

公著論詔獄

規至是聞公著言竦然敬納之故有是命已而又上疏曰近日數起詔獄有司酷於鍛鍊比至臨決多從末減昔于公一郡之刺史耳猶以陰德有報況於萬乘之尊固宜受福無疆施於萬世願陛下親正士拒壬人必有忍以濟事功推内恕以及人物于以崇起忠厚保合太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所謂千祿百福子孫千億者蓋將以類而

蔡確沮變新法

應帝曰御所奏深得人臣盡規之義時獄犴寖蕃犴亦作豻音岸胡地犬也犬所以守故謂獄為犴又音寒而帝繼嗣不廣故及之○冬十二月以李稷都大提舉成都茶場○復置大理獄

己未 二年遼大康五年 春二月瀘州夷乞弟寇邊詔王光祖會師討之○夏五月元絳罷以蔡確參知政事宰相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確曰曹參

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𢌿調監察御史。累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劾熊本附彥博而奪本知制誥之職。既而劾絳爲子有所屬請。出絳知亳州。確遂代居其位矣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秋。八月。增太學生員。○冬十月。立水居戶賦役法水居船戶。五戶至十戶爲一甲。以輸賦役○以順州賜交阯○太皇

曹太后崩

曹太后諫取燕薊

太后曹氏崩。帝事太后致其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佾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佾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音促）遣出焉。帝嘗有意於燕薊。與大臣定議而白其事。太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

治蘇軾譏訕

帝曰。敢不受教○下知湖州蘇軾御史獄。貶爲黃州團練副使。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言軾侮慢。荅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群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

王安禮救軾

田。陛下謹塩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塩。其他觸物即事應口。無非以詆謗為主。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舒亶等雜治之。且令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吳充申救甚力。帝亦憐之。王安禮從容言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

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御貫之。王珪復舉軾詠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軾欲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帝曰。彼自詠檜耳。何預朕事。軾遂得輕貶。弟轍亦坐救軾而貶。坐軾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馬光而下。凡二十二人張方平。李清臣。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劉攽。李常。孫覺。曾鞏。王汾。劉

摯。黃庭堅。戚秉道。吴瑨。盛僑。王詵。王鞏。王安上。周攽。杜子方。顏復

庚申 三年 遼大康六年 春正月。遼耶律乙辛有罪。貶知興中府。二月。遼主封其故太子濬之子延禧為梁王。置兵衛之 乙辛又欲害太子之子延禧。因言宋國王和魯斡之子淳。可為儲嗣。北院宣徽使蕭撻不也等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會臘黑山。遼主見乙辛從官。多隨乙辛後。始惡其專。遂出之興中。而封延禧梁王。生六年矣 ◯以章惇參知政事◯三月。吴充罷◯葬慈聖光獻皇后◯南丹州蠻來貢◯夏。四月。進封濮

定官制

國公宗暉為濮陽郡王○瀘夷乞弟寇戎州。五月。詔韓存寶經制瀘夷○六月。詔中書詳定官制○詔秘書監致仕劉几。定雅樂于太常○秋。七月。河決澶州○有事于明堂。赦○以薛向孫固為樞密副使○作神御殿于景靈宮○以馮京為樞密使。呂公著為副使○薛向免○冬。十月【遼】北府宰相耶律仁傑有罪。貶為武定軍節度使仁傑久在相位。黷貨無厭。嘗與客會

馮京罷

飲。昌言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為宰相家。至是以附耶律乙辛貶○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辛酉四年遼大康七年春。正月。詔步軍都虞候林廣經制瀘夷。韓存寶伏誅以逗遛無功也詔試進士。加律義○馮京罷。京初為王安石不容。後見傾於呂惠卿。而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才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云○以孫固知樞

會師伐夏

密院事。呂公著韓縝同知院事○三月。章惇免○以張璪參知政事○夏四月。河決澶州。詔李立之築隄捍之。自大名至于瀛州○五月。追封晉程嬰爲成信侯。公孫杵臼爲忠智侯。立廟絳州報其存趙武也○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詔官者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之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國母梁氏知之遂誅清而奪秉常之政幽之种諤。李憲等。言秉常見囚。大舉征伐。此千

孫固諫西伐

載一時也。遂召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而來耳。帝壯之。以諤爲經略安撫使。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眞酈生之説耳。固曰。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宦者爲之。則士大夫孰肯爲用。帝不悦。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

師。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曰。大師誠難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之言是也。帝不聽○詔大理卿崔台符議選格

五路師捷

○九月。李憲敗夏人于西市。遂復蘭州。种諤大敗夏人于米脂。降其城。劉昌祚敗夏人于磨哆隘。冬十月。高遵裕復通遠軍。曲珍敗夏人于安定堡。王中正入于宥州○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五路師潰還

高遵裕之師潰于靈州。种諤之師潰于索家平。王中正至柰王井而還。十二月。詔李憲師師趨靈州。不至而還。劉昌祚帥師還涇原。先是知樞密院孫固乞罷西師。既而師出無功。帝諭固曰。若用卿言。必不至此。於是固又言。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始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獨不赴。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固乞誅之。不聽 ○林廣敗乞弟于納江 ○以吳

曾鞏文章本六經

居厚為京東都轉運使○貶宣徽南院使陳玭知鄆州玭言不宜以官者為主帥。故貶

壬戌五年遼大康八年春。正月。貶高遵誨為郢州團練副使討其敗師以李憲為涇原熙河蘭會安撫制置使。李浩副之○以曾鞏為中書舍人。鞏文章本原六經。斟酌司馬遷韓愈為歐陽脩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至是以官制將行。故有是命○二月。封西蕃董氈為武威郡

初行官制

王以其遺師會伐夏三月。曲珍敗夏人于金湯

○夏四月壬子朔。日當食不見○御史中丞舒亶有罪免○初行官制。以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左右僕射舊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舊為參知政事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言確小

蒲宗孟毀司馬光

人不宜大用。帝不從。帝又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爲容。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不足。今措錢鈔五十萬緡。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

再舉伐夏

可嘆。必變為錢。錢又變為芻糧。今距征期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有備。彼官者能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官。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耳。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呂公著罷○五

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作尚書省○知延州沈括請城永樂。詔給事中徐禧往議之○環慶遣師敗夏人于境上○六月。曲珍敗夏人于明堂川○秋。七月。以蔡京為起居郎○八月。詔歲以四孟月。朝獻景靈宮○徐禧帥師城永樂。使曲珍守之而還○九月夏人寇永樂。徐禧帥師救之。敗死。詔沈括隨州安置

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徐禧等既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趨新城。曲珍使報

銀川之敗

禧。禧欲往援之。或止禧曰。被詔相城。禦寇非職也。禧不從。遂與李舜舉李稷俱往。沈括留守米脂。時夏人三十萬已屯涇原。人來告者十數。禧等皆不之信。夏人傾國而至。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接戰而敗。夏人乘之。珍衆大潰。死及南奔者幾半。珍收餘衆入城。城中乏水。渴死者十六七。會夜半大雨。夏人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高永能死之。惟珍與王湛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

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

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慟哭為之不食贈禧等官而貶括珍等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戎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疎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冬十月新樂成（劉几所定）○遼主廢其后蕭氏為惠妃徙之乾陵

蘭州之捷

癸亥 六年遼大康九年 春。正月。追封楚三閭大夫屈平爲忠潔侯○二月夏人寇蘭州。王文郁敗之夏人數十萬奄至。時李浩知蘭州。閉城拒守。鈐轄王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存。此張遼所以全合肥也。堅請不已。浩許之。乃募死士百餘。夜縋而下。持短刀突之。賊衆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衆。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云

貶李憲爲熙河都總管。時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略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興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之○三

夏人寇邊累敗請和

富韓公卒

月。薛義敗夏人于蘆西嶺○郭忠紹敗夏人于乜離抑部○高永翼敗夏人于真卿流部○夏四月。李浩敗夏人于巴義溪○遼大雪（平地丈餘。馬死者十六七）○五月夏人寇蘭州○夏人寇麟州。知州訾虎敗之○閏月夏主秉常上表乞復修貢。詔許之○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國公富弼卒○秋。七月。孫固罷○以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院事○八月。

文彦博致仕

蒲宗孟免○以王安禮李清臣為尚書左右丞○高麗王徽卒。子勲嗣（徽居位三十八年。治尚仁恕。為東夷良王。及卒。謚曰。文）九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夏】人乞還侵疆。不許○冬。十月。追封孟軻為鄒國公○【遼】耶律乙辛伏誅（乙辛在興中坐鬻禁物幽萊州復謀奔宋及私藏兵甲事覺被誅）○十一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彦博。以太師致仕。彦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

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

○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永興路茶場○十二月。戶部獻今歲民數時天下凡二十三路。曰京東。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永興。曰秦鳳。曰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東西。曰江南東西。曰荊湖南北。曰成都。梓利。夔州。曰福建。曰廣南東西。東南際海。西盡巴僰。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萬一千七百一十三○高麗王勳卒諡曰順○趙抃卒。諡清獻

甲子七年遼大康十年春正月。復封太祖後

以孟軻配食孔子

世準為安定郡王世準。燕懿王德昭四世孫也。自從式卒。安定之封久絕。至是復封以奉太祖後夏人寇蘭州。李憲敗之○二月。進封濮陽郡王宗暉為嗣濮王○夏。四月。夏人寇延州。呂真敗之○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追封荀況蘭陵伯。楊雄為成都伯。韓愈為昌黎伯。從祀廟庭○六月。夏人寇德順軍○秋。七月。王安禮罷○九月。夏人寇定西城。秦貴敗之○冬。十月。夏人寇熙河○詔定交阯界。以

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六縣二峒還之○夏人寇靜邊砦。彭孫敗之○十一月夏人寇清邊砦○夏國主秉常遣使入貢○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帝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詔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初光進通志八卷。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光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及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親製序文以賜之

乙丑八年遼大安元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皇

立皇太子

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赦。先是蔡確與邢恕謀。密語高公繪。公紀（太后之姪）使白太后言。延安幼沖。岐（王顥）嘉（王頵）皆賢王也。公繪驚曰。君欲禍吾家耶。亟去。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使蔡京伏劒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

帝崩于福寧殿

定策功。傳播其語于朝○帝崩于福寧殿時年三十八。太子方十歲

陳桱按史臣曰神宗孝友謙抑。厲精圖治。將大有爲。而惑於王安石之偏見曲學。騷動天下。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卒成禍亂。惜哉

新安胡氏曰神宗之朝。濂溪周子倡明道學。有太極圖通書傳於世。而授諸其徒河南程氏兩夫子。道學之盛。

益大以肆。上有以續孔孟千載不傳之秘。下有以開来學於億萬斯年之久。實光前而耀後也。況同時如康節邵子。先天有圖。皇極有書。得包羲氏之心。教天下以知来藏往之學。而横渠張子之正蒙。司馬温公之通鑑。又為理學之淵藪。史學之泰山。皆卓卓乎其有不可及者。不其盛歟。使天不生安石於其閒而使諸君子以斯道

相天子以成就其大有為之志吾知其躋世道於唐虞之盛矣柰之何其不然也吁

皇太子立高太皇后同聽政

皇太子即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太妃（德妃帝生母）太皇太后臨朝同聽政太后既聽政下詔曰先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

首罷新法十餘事

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於是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覘卒。止禁庭工技。罷導洛司。出近侍尤無狀者十三人。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罷造軍器工匠。罷成都府利路買馬。罷京東西泗州物貨場。罷市易抵當。汴河堤河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罷賃地出限罰錢。罷免行錢。罷提舉保甲錢。罷錢糧提舉保甲官。罷方田。罷

鄜延團將。罷增置鑄錢十四監。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皇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言乞復遵裕官。太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詔以顏回孟軻配

以顏孟配孔子

享孔子○蠲逋賦○司馬光自洛入臨。夏五月。詔百官言政闕失。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大行皇帝崩。赴闕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

百姓留司馬光

榜朝堂。於是上封事者千數〇王珪卒。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號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〇以蔡確韓縝為尚書左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事〇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既而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

司馬光執政

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司馬光旣入。上言新法之弊。陛下徹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不可泥三年不改於父道之說。而當時進言者。猶謂三年無改父道。欲稍稍損其甚者。公毅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也。況太皇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以蘇軾知登州

賜孝子徐積粟帛

○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帛粟。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也。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耳。及卒。賜謚節孝先生○詔中外臣庶。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

呂公著入政府

○秋。七月。以呂公著爲尚書左丞。公著知揚州。被召入對。上

罷保甲團教法

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凡欲革與革而未定者。一二舉行之。民讙呼鼓舞稱便矣○罷保甲團教法保甲法行於京畿。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凡置會校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歲省舊募兵錢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而民間應調。不勝其苦。光力言其公私勞擾。故罷置沅州增修堡砦○召程顥爲宗正寺丞。未至卒。顥嘗曰。新法之行。乃

宗正寺丞程顥卒

吾黨激成之張戩爭新法不可行。遂以語觸王安石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卒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惇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自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

謚明道先生

端害之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顥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文彥博采衆議。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

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
後。得不傳之道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
己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
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
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
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冬十月。詔置諫官○罷義倉○詔寬
民力○河決大名○謚大行皇帝曰英
文烈武聖孝皇帝。廟號神宗。葬永裕陵

罷方田市易保甲法

○罷方田法○十二月。召執政侍臣講讀于經筵○[遼]立王運為高麗國王運。勳之子○罷市易法。呂嘉問有罪貶知淮陽軍○罷保甲養馬法○邢恕有罪貶知隨州。恕天資詭詐。初與蔡確謀立岐王顥。事既不成。至是又教高公繪上書。乞尊禮太妃為高氏異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繪問曰。汝不識字。誰為汝作此書。公繪以恕藁進。太皇太后怒。恕自起居

舍人黜知隨州〇高麗來貢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七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八

宋紀 附遼紀

哲宗皇帝 諱煦神宗之子

幼冲嗣位。太皇太后高氏臨朝任用賢相。政事修舉。國內大治號曰。女中堯舜。太后崩。熙豐黨人得志橫行。追貶元祐正人。殆無虛日是致禍亂內變夷狄乘釁而起。於是中原卒大亂矣

在位十五年 壽二十五

丙寅 元祐元年 遼大安二年○夏大安禮定元年 春二月。遼川首領董氊卒。養子阿里骨嗣○

蔡確免相

司馬光入相

閏月。蔡確免。右司諫王覿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累數十疏論確罪。太皇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

役將官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等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

詳定役法

◯詔詳定役法 免役法行。歲收緡錢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初神宗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

而衙前之任重。行遠者尤甚。特捄免役。雖均敷顧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觧役日困弊。故群議雜起。意不為變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

蘇軾言變法之宜漸

兵為長征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不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然之。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為役法可顧不可差。第不當於顧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光色忿然。軾曰。

蔡京希司馬光意

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以呂公著為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為尚書左右丞。○以安燾知樞密院事。○以李

范純仁言差役宜緩行

常為戶部尚書○章惇免○罷諸州常平管勾官○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三月罷免役錢復差役法時司馬光將盡改熙豐之法純仁曰去其泰甚者可也又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迴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

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論鄧綰李定罪放于滁州○論范子淵罪貶知峽州御史呂陶劾司農少卿范子淵修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用不成護堤人溺死無算遂黜知峽州中舍蘇軾草制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為

程頤為講官

至言○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頤顥弟

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閒。大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教授。力辭。召爲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即上劄子。言習與智長上聲化

程頤上劄子

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置訴理所。許熙寧以來得罪者自訴。○罷

王安石卒

熈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夏。四月。韓縝免○王安石卒。安石罷相。累加司空。封荆國公。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為一人。然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故神宗排衆論而力倚任之。安石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

執意不回。及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屈。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怨議紛起。不克令名以終。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又嘗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爲可行者。曾子

呂公著爲相

宣也。始終以爲不可者。司馬君實也

朱子曰 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嗣虐。流毒四海焉

○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詔太

文彥博位宰相

師致仕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彥博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皇太后乃命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時年八十一矣○詔舉經明行修之士○五月以韓維為門下侍郎初神宗崩維以提舉嵩山崇福宮赴闕哀臨太后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

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六月置春秋博士○

竄呂惠卿

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以蘇轍王覿劉摯歷數其姦故貶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

置十科舉士

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秋。七月。立十科舉士法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

通。可備講讀科。有官人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財賦事。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司馬光奏立也○以呂大臨爲尚書左丞○陸師閔有罪貶主管東嶽廟（增場榷茶害民）吳居厚有罪黃州安置。以鮮于侁（音莘）爲京東轉運使司馬光言于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弊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夏國主秉常卒子

罷青苗錢

左僕射司馬光卒

乾順立○八月。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時兩宮虛己以聽光爲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多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太皇太后爲之慟。即日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謚

文正。年六十八。京師爲之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兗。鄉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積行至。則康病不可爲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方。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

光不喜釋老

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淡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剗革略盡。或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毅然正色曰。天若

忠誠之言

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

衛尉丞畢仲游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逐廢青苗等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来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將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如是。則廢罷蠲去者。皆可復行矣。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粟錢。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然後所論

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安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知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捄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役錢等法。亦莫不然。以此捄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慮矣

史臣曰 熙寧新法病民者將二十年。一旦光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歡欣鼓舞

甚於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

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

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以蘇軾為翰林學士。軾每經筵進讀至

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

開導覬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

殿。太皇太后問曰。卿今為何官。對曰。待

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

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

金蓮燭送軾歸院

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御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御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蘇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與之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

封孔子後為奉聖公

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非是人。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輒不能從○張璪免○冬十月。以王令圖領都水事○改封孔子後衍聖公若蒙為奉聖公○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作宣光殿于景靈宮奉安神宗神御也○以范鎮為門下侍郎。鎮辭不拜。遂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封蜀郡公。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

召范鎮
不拜

而語壯。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天下稱之曰范景仁。司馬君實。不敢有所軒輕。光思濟斯民。任天下之重。而鎮嶷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使之易地。則皆然也。時鎮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鎮大喜曰。凡吾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何用復出。

丁卯 二年 遼大安三年○夏崇宗宗乾順天儀治平元年 春。正月。詔毋以老莊列子命題試士○三月。

程頤議坐講之禮

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頤又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

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爲法萬世帝王
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
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
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
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
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夏四月詔太師文彦博十日一朝議
事都堂○以徐州處士陳師道爲亳州
司戶參軍○復賢良方正等科○李清

臣免時釐正熙豐之政。清臣固爭。遂免○五月夏人寇
南川砦圍之○以劉摯王存爲尚書左
右丞○六月。以安燾知樞密院事○秋。
七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夏人寇鎮戎
軍○進封李乾德爲南平王○韓維罷
○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每進
講色甚莊。繼以諷諫。然多用古禮。蘇軾
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光之
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不

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不能平。劾軾館職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遂置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會帝患瘡

洛蜀朔黨起

疹不出。頤詣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爲寒心。翌日呂公著等以頤言奏。遂詣問疾。帝不悅。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群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

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
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
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
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
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授西蕃首領
心牟欽氊銀州團練使溫溪心瓜州團
練使○夏人寇三川涇原師敗之○西
蕃阿里骨誘鬼章青宜結據洮州以叛
种誼執之歸于京師○冬十月貶知懷

州賈易知廣德軍

戊辰三年遼大安四年〇夏乾順天儀治平二年春。正月。復置廣惠倉〇夏。四月。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呂公著平章軍國重事

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覿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

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為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柰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慾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孫固為門下侍郎。劉摯為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為

范鎮卒

尚書左右丞。趙贍簽書樞密院事◯秋。九月。詔觀察使以上給永業田◯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冬。十一月。遣吏部侍郎范百祿等行河◯閏十二月。蜀郡公范鎮卒◯初置六曹尚書權官◯戶部獻天下民數主戶一千二百一十三萬四千七百二十三。丁二千八百五十三萬三千九百三十四。客戶六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丁三百六十二萬九千八十三高麗王堯卒。叔父熙嗣

呂公著卒

己巳四年 遼大安五年○夏乾順天儀治平三年 春正月。罷回河役○二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卒 年七十二 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閔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謚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

范祖禹言學不學係治亂

利害動其心○三月。胡宗愈免○翰林學士蘇軾乞罷。許之○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壻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佐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

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謟以干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公著卒。始得諫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又言蔡京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執政。不宜崇長○夏。四月。定科舉法。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試士。罷明法科○五月。安置光祿卿蔡確于新州。貶御

蔡確讒訕被竄

史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
盛陶于遠州。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
安州嘗游車蓋亭。賦詩十章其詩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知漢陽
軍吳處厚以為謗訕。且論其用郝處俊
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
朝。上之中書。於是臺諫論之不置。執政
議寘于法。范純仁王存以為不可。爭之
未決。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謂呂大

范純仁罷

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越六日乃貶確英州安置新州純仁王存聞之言于太皇太后曰聖朝宜務寛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不聽於是李常彭汝礪盛陶言之皆被黜確至新州未幾卒○六月范純仁王存罷○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彦為尚書左丞忠彦琦之

范祖禹諫近女色

子

許將為尚書右丞○秋。七月。安燾以母喪去位○冬。十月。御邇英殿聽讀三朝寶訓○十一月。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傳堯俞。為門下中書侍郎○以范祖禹為翰林學士。初。祖禹聞禁中覓乳媼。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皇太后曰。乳媼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

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太皇太后深嘉之

庚午 五年 遼大安六年。夏乾順天儀治平四年 春二月

夏人來歸靈州之俘。詔以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太師文彥博復致仕。○三月。趙瞻卒。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為尚書左丞。○夏四月。知樞密院事孫固卒 固性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

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害固嘗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五月詔具役法利害以聞◯以蘇轍為御史中丞。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惑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

蘇轍諫調停

太皇太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

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返。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曰。轍疑吾君臣無用邪正。其言極有理。調停之說遂已○秋。七月。夏人來議疆事○冬十一月。罷提舉修河司○十二月。

許將罷

辛未六年遼大安七年○夏天祐民安元年春二月。以
劉摯為尚書右僕射。蘇轍為右丞。王巖
叟簽書樞密院事○以蘇軾為翰林學
士承旨○三月。呂大防上神宗實錄史官
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等所修也○夏四月。復置通禮
科○夏人寇熈河蘭岷鄜延等路○五
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六月。蘇軾罷○
秋七月。復制置解監使○詔檢察群臣

帝臨國子監釋奠

久不葬親者○八月夏人寇懷遠砦○九月夏人寇麟府州○冬。十月。帝臨國子監。釋奠于孔子。一獻再拜。聽祭酒豐稷講無逸終篇。乃還。或曰。祖宗視學。必有爵命金帛之錫。呂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乃常事也。吾欲天子時一幸焉。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也。聞者乃服○建小學于京師○十一月。劉摯罷○行觀天曆○蘇轍

傅堯俞卒

罷○守中書侍郎傅堯俞卒。太皇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爲相。遽至是乎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耳。欽之。謂堯俞之字也

○遼生女直屬部畔。節度使劾里鉢平之劾里鉢之初立也。其叔父跋黑有異志。劾里鉢慮其爲變。不使將兵。但爲部長。跋黑遂誘國相雅達之子桓赧散達。及烏春窩謀罕爲亂。數年。烏春與桓赧散達舉兵攻劾里鉢。時桓赧散達盛強。劾里鉢之士。未戰而懼。劾里鉢陽陽如平常。令士卒解甲少憩。

以水沃面調麨水飲之。有頃。訓勵士卒。軍勢復振袒袖不被甲。身為軍鋒。突入敵陣。衆從之。大敗之。乘勝逐至北隘甸。死者如仆麻。破多吐水。水為之赤。棄車甲馬牛軍食如山。劾里鉢曰。今日之捷。非天不能及此。亦可以知足矣。雖縱之去。敗軍之氣。沒世不振。乃引還。視其戰地。馳突成大路。潤且三十膍。手殺九人。自相重積。人皆異之。桓赧散達遂降。於是舊部悉歸。唯斡勒部人盃乃。結烏春窩謀罕舉兵。劾里鉢弟頗剌淑與戰敗之獲盃乃獻之于遼。臘醅麻產復叛。劾里鉢擒之。諸部悉平

壬申 七年 遼大安八年○夏天祐民安二年 春三月。以程顥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顥辭。遂差

蘇轍攻程頤

管勾崇福宮。頤服闋。擬除判登聞鼓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皇太后納之。故改是命。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者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以呂大防兼皇后六禮使

夏四月。立孟氏為皇后。后。洛州人。馬軍都虞侯元之孫。閤門祗侯在之女時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

立孟氏為后

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册后六禮儀制以進。遂命呂大防為皇后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策使。蘇轍趙宗景充告期使。高密郡王宗晟范百祿充納成使。王存劉奉世充納吉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册為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

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五月。王巖叟罷○遼生女直部節度使劾里鉢卒。弟頗刺淑嗣劾里鉢疾篤。弟頗刺淑請後事。劾里鉢曰。汝惟後我三年。頗刺淑曰。吾兒至此。亦不與我好言。乃叩地而哭。劾里鉢妻拏懶氏哭不止。劾里鉢謂曰。勿哭。汝惟後我一歲耳。俄呼弟盈歌謂曰。烏雅束柔弱。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遂卒。劾里鉢嚴重多智。疑寒不縮栗。動止不回顧。每戰未嘗被甲。嘗乘醉騎驢入室中。明日見驢跡。問而知之。自是不復飲酒。而又因敗為功。變弱為強。業自此大矣。金天會中。追謚聖

置廣文館

肅皇帝。廟號世祖。有子十一人。曰烏雅束。曰阿骨打。曰斡帶。曰吳乞買。曰斜也。曰斡賽。曰斡者。曰烏故乃。曰闍母。曰查剌。曰烏特。明年拏懶氏果死矣◯六月。以蘇頌爲尚書右僕射。梁燾鄭雍爲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蘇轍范百祿爲門下中書侍郎◯置廣文館。以待四方游士之試京師者◯秋九月。以蘇軾爲兵部尚書兼侍讀◯冬十二月。以蘇軾爲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學士。貶賈易

范純仁復相

知宣州

癸酉八年遼大安九年○夏天祐民安三年春。三月。蘇頌罷○范百祿罷○詔御策進士。復兼賦詩論○夏。四月。夏人乞以蘭州易塞門砦。不許○五月。貶董敦逸。黄慶。爲轉運判官○六月。梁燾罷○秋。七月。以范純仁爲尚書右僕射。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

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時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以畏為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乃止

太皇太后高氏崩

○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先是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一男一女疾且死。

高后先見之慮

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又曰。正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 諡曰。宣仁聖烈皇后

史臣曰 太皇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於是

女中堯舜

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埸。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冊寶于文德殿。太皇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呂氏中曰 宣仁起光。公著用之。二公

未至罷新法十餘事。皆從中出。非惇確所能沮抑。亦無待於光公著之建明非女中堯舜乎。二公既至。罷青苗。復常平。禁字說等。是變熙豐之法。乃神宗末年之悔意。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論也。然謂太皇以母改子。則他日必有以子不改父之說進者。又差役一事變之太驟。秦晉利差役。吳蜀利顧役。各有利病。不舒究

而速變之過矣。熙豐之小人不可不盡去。而熙豐之法。則其善者不必盡變。青苗均輸可罷而顧役之法。去多取之弊。而度差役之所宜。獨不可乎。保馬戸馬可罷。而保甲之法。因其已成。教閱以省兵費。獨不可乎。新經字說可廢。而罷詩賦。取經義。獨不可因之以崇經學乎。元祐惟不盡去熙豐之舊人。獨務盡去熙豐之舊法。所以

激而爲紹聖以後之紛紛也

帝親政

冬十月帝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時太皇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上疏其略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不畏哉太皇內決大策擁立陛下斥姦邪抑

范祖禹
忠懇一
跡

僥倖。九年之間。雖德澤深於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聽也。陛下初立。上書言法不便者萬數。太皇因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巳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亦以衆言逐之。皆上負先帝。下負天下者也。惟陛下清心察理。敢以姦言進者。痛

懲一人以警群慝。則帖然無事矣。若稍入其言。則姦言繼進。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今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故不可不謹防之。此等既上誤先帝。今又將復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六人復

范純仁諫言宣仁事

職。蘇軾諫曰。陛下親政。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宣仁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會群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

楊畏首叛呂大防

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誠薄俗韓忠彦呂陶亦言之

帝不納○端明殿侍讀學士蘇軾乞罷許之○楊畏上疏乞紹述先政初呂大防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已竟超遷畏為禮部侍郎首叛大防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紹述之道

帝即詢以故臣孰可任用者畏即疏章惇

范純仁諫用佞人

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乞召惇為相。帝深納之○詔復章惇呂惠卿官秩。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安世諫不可復二人官故貶

甲戌紹聖九年遼大安十年○夏天祐民安四年春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右丞。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皐陶。不仁

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
帝不納○葬宣仁聖烈皇后○三月壬
申朔日有食之○呂大防罷○策進士
于集英殿。蘇轍罷○以曾布為翰林學
士承旨○翰林學士范祖禹乞罷。許之
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
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
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
衣冠。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
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
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為講官
第一
○以張商英為右正言商英在外十
年。憾元祐諸

章惇入相引用凶邪

臣。因極力攻之。且論内侍陳衍以搖宣仁后。至比爲呂武云○夏。四月。貶知定州蘇軾知英州○詔改元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從之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惇專以紹述爲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矣。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

蔡卞請重脩神宗實録

天子待公爲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辯。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将失天下之望。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范純仁罷帝召章惇。純仁請去益力。乃出知潁昌府○以蔡京爲户部尚書○以林希。蔡卞爲中書舍人○復熈寧免役法○蔡卞請重修神宗實録。從

之○閏月。復以陸師閔等二十三人。提舉常平等事○罷十科舉士法○以安燾為門下侍郎○復義倉○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章惇惡其不附已）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罷詩賦○復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立宏詞科○劉奉世罷（奉世天資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知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張商英請看

詳元祐奏疏從之○鄧潤甫卒○嗣濮
王宗暉卒以其弟宗晟嗣○復以黃履
為御史中丞○六月以許將為尚書左
丞○安置知英州蘇軾于惠州○以曾
布同知樞密院事○除進士用王安石
字說之禁○高麗王運卒子昱嗣○秋
七月追奪元祐宰執司馬光呂公著王
巖叟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官
詔諭天下時臺諫黃履周秩張商英翟

追奪司馬光等以下官秩

思。上官均。来之邵。井亮采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已行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斵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

○八月遼生女直部節度使頗剌淑卒。弟盈歌嗣（頗剌淑病將死。嘆曰。我兄真多智哉。既卒。盈歌嗣。以兄劾者予撒改為國相。頗剌淑謚肅宗。金天會中。追謚穆憲皇帝）○九月。復罷賢良方正等科○罷廣惠倉○罷廣文館○以吕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

常安民攻呂惠卿

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卒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冬。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成。以蔡卞爲翰林學士。安置元祐史臣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于永澧黔州卞。王安石壻也。以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帝

之聖。下既重修進。於是祖禹等並坐詆誣黜降

乙亥 二年遼壽隆元年○夏天祐民安五年春二月。居祕書監呂大防于安州以監修神宗實錄。詆誣。貶秩。分司南京○三月。嗣濮王宗晟卒。以其弟宗愈嗣○夏四月。置律學博士○秋。八月。嗣濮王宗愈卒。以其弟宗綽嗣○九月。有事于明堂。赦○冬。十月。鄭雍罷○以許將蔡卞。為尚書左右丞○貶內侍陳衍監郴州酒稅○高麗王昱有疾。遼命

常安民攻惇布得貶

其子顒權知國事○贈蔡確太師。諡忠懷

蓋惑於定策功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

先是安民論章惇專國植黨乞收主柄而

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

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柰何以言語

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

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為時相游說邪。惇益

怒。安民復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説。皆借此

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章

安民攻蔡京

數十上。度終不能回帝意遂乞外。帝不許。安民又言曾布之姦。於是惇布比而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帝。以爲比帝爲漢靈。帝微怒。安民不辯。賴安燾力救得免。安民復論翰林學士蔡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

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
矣。時京之姦未著。人多未測。而安民獨
言之。未見信也。至是董敦逸論安民黨
於蘇軾兄弟。會安民上言。教坊不當於
相國寺作樂。帝怒。遂貶○左司諫張商
英有罪免商英黨章惇以攻安燾。帝不直之。遂免○十一
月。安燾罷○貶知陳州范純仁知隨州
丙子三年遼壽隆二年○夏天祐民安六年春正月。韓
忠彥罷○二月。嗣濮王宗綽卒。以其弟

安置范祖禹劉安世

宗楚嗣○夏人入寇圍塞門○遼生女直伐紇石烈部阿疎。阿疎奔遼○秋七月夏人寇順寧砦○安置元祐諫臣范祖禹。劉安世于賀英州元祐中。民間傳宮中求乳婢。祖禹安世。聞之入諫。宣仁后曰無之。乃止。時劉婕妤專寵內庭。章惇蔡京。慫二人欲害之。乃言乳婢。指婕妤故也○八月遼生女直伐其屬部留可等平之○九月廢皇后孟氏爲仙師出居瑤華宮時劉婕妤以明艷寵冠後庭。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閤中陳迎兒訶之。婕妤

廢后孟氏為仙師

不顧。閤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座朱髹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取座與后等。后閤中不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則或撤婕妤座矣。婕妤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生子。此座正當婕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耶。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爇符於帝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即皇城司鞫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搒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

追貶元祐宰執

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爲華陽教主。王清妙靜仙師。法名仲真。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

○邈川首領阿里骨卒○冬十月【夏】主寇鄜延陷金明砦○以龔原爲國子司業原少師王安石。學校之弊自原始

【丁丑】四年遼壽隆三年○夏天祐民安七年春。正月。以瞎征爲邈川首領○李清臣免○二月。

追貶元祐宰執呂公著。司馬光。王巖叟。
趙瞻。傅堯俞。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
等有差。三省言呂公著。司馬光等。倡為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遂追貶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謚。追韓維致仕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恩
○夏人寇綏德城○復元豐榷茶法○
復罷春秋科○安置元祐宰執呂大防
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于嶺南。貶韓維。
劉奉世。及王汾等以下三十人有差。大

追貶元祐宰執三十餘人呂大防卒

文彥博卒

防行至虔州卒 先是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貶大防。摯。為舒鼎州團練副使。轍。燾。為化雷州別駕。純仁為安武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為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黙韓維。王汾。落職致仕。張耒。晁補之。賈易。並監當官。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復命王覿。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黙。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勔。吳安詩。秦觀。十七人于通隨峽衛蔡亳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衢連橫等州居住。朱光庭。孫覺。趙卨。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為別駕 ○貶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是歲卒。年

九十二張商英言彥博背國負恩。朋附司馬光故也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雖窮極富貴。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焉○閏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許將為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為尚書左右丞。林希同知樞密院事。初布附章惇。覬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

宋朝家法過漢唐

之處于樞府由是不平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按元祐中帝御邇英殿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所立最善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仁宗以姪事姑此事長之法也帝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本朝宮禁嚴密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

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唯本朝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帝深然之

◯徙蘇軾于昌化軍。范祖禹。劉安世于賓高州◯三月夏入寇麟州。遂襲葭蘆。張構敗之◯蹇序辰請編類元祐宰相司馬光等章疏。從之。先是章惇議

察下欲毀通鑑板

遣吕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不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請編光等政廢法度論奏事狀摭拾附著纖悉不遺人為一帙凡四十三帙上之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薛昂林自又乞毀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於是昂自駭異而謂瓘曰神考少年之

文爾。瓘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豈有少長之異。昂自議沮。遽以告蔡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敢議毀矣○章楶帥師城平夏○高麗王昱卒。子顒嗣○夏四月。以邢恕爲御史中丞○追貶元豐宰相王珪。及司馬光呂公著爲司户參軍○貶朝議大夫致仕韓維爲崇信軍節度副使。踰年卒。以其朋附司馬光也○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嗣濮王宗

楚卒。以其弟宗祐嗣○秋。八月。以世開爲安定郡王燕懿王德昭曾孫○王愍復宥州○冬。十一月。編管元祐講官程頤于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貶涪○復立市易務○戸部上天下民數主客戸一千九百四十三萬五千五百七十。丁三千三百四十一萬一千一百六○播州夷楊光榮内附

得秦璽

戊寅元符元年遼壽隆四年○夏天祐民安八年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修舍。得古玉印。有光照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辯驗。京以為秦璽。遂命日。天授傳國受命寶○二月。嗣濮王宗祐卒。以其弟宗漢嗣○三月。下文及甫同文館獄。遂殺内侍陳衍于崖州。錮元祐宰執劉摯梁燾子孫于嶺南。安置元祐諫臣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梅州。進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文及甫。彦博之子。坐怨望下獄。祖禹未行而卒蔡

惇卞欲廢宣仁太后

京覬求執政。故治同文館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丞旨。京布由是有隙○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帝不許。先是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内侍郝隨為助。媒蘖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

為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號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夏四月。安定郡王世開卒。○林希免。○作顯謨閣（藏神宗御集）○五月。受天授傳國受命寶于大慶殿。赦。六月。改元

平夏之捷

○秋八月。改熈河蘭岷路爲熈河蘭會路○九月。編管杭州通判秦觀于横州○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楶大敗之。獲嵬名阿埋 楶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上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彼勢將自蹙矣。章惇與楶同宗。言多見采。及平夏之敗。夏人不復振

己卯 二年 遼壽隆五年 夏永安元年 ○春二月。詔許高麗遣士賔貢○夏國母梁氏卒。遣使来告哀。詔郤之○三月遼使蕭德崇来

鄒浩諫立劉后

夏人告敗以求援。遼遣使來求緩師。仍獻玉帶夏。四月。郭知章如遼○五月。置西安州即南牟會新城也○秋。七月。王贍克邈川。首領瞎征自青唐來降。詔以胡宗回為熙河經略使○八月。初城會州○建葭蘆砦為晉寧軍○特授呂惠卿檢校司空○九月夏人來謝罪○子茂昭生。立其母賢妃劉氏為皇后。竄右正言鄒浩于新州。初浩嘗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

田晝責浩

跡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册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遂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初陽翟田晝。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絶交

矣。浩既得罪。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御史中丞邢恕免（惇忌其大用。出之）閏月。黃履罷（坐救鄒浩也）○青唐復叛。王贍討之。首領隴拶（子葛反）以城降。詔以青唐爲鄯州。王贍知州事。邈川爲湟州。王厚知州事。宗哥爲龍支城。羌尋叛。贍棄鄯州

安惇許理陷正人

帝崩

而還○廢廓州爲寧砦城○安惇請看詳元祐訴理事從之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皇子重茂卒○冬十一月以綏德城爲軍○暨夏平○詔諸州置教授者依太學三舍法

庚辰三年 遼壽隆六年○夏永安二年 春正月帝崩于福寧殿

四明陳氏曰 哲宗冲幼踐祚宣仁同政召用諸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

庶幾仁宗及舊姦復用假紹述以反前政報復善良黨籍禍興國政以敝焉

呂氏中曰 熙豐紹聖之間無元祐數年之潤澤其禍不待宣靖而後見矣所可惜者一老不憖遺而諸賢無宗主光甍於今日黨論則兆於明日天禧寇丁之黨以小人攻君子也慶曆呂范之黨以君子攻小人也元祐所

謂黨則以君子攻君子矣。明道謂新
法之行。吾黨有過。紹聖之禍。吾黨亢
有過焉。元祐所以轉為紹聖。始於朋
黨。成於調停。始於呂大防之引楊畏
成於楊畏之引章惇。清臣。惇。卞。布。京。
借紹述之名。而用安石之法。安石變
法之禍。止於一時。而引進小人之禍
終於一代。嗚呼。正人受禍極矣。惇卞
上誣宣仁。下欲誅諸賢。誅心而論罪。

浮于曹節。王甫。之害黨錮諸正人。朱
全忠李振之害唐末諸朝士矣。善人
天地之紀。而絕之若此。國欲不亡。得
乎

端王立

皇弟端王佶即位。皇太后權同處分軍
國事。赦。先是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
家國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
惇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
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莫難如

向太后同聽政

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佖。太后曰。申王有目疾。於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於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樞前。群臣請太后同聽政。太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以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二月。立順國夫人王氏為皇后（開封人。德州刺史藻女）以韓忠彥為門

求直言

下侍郎。黃履爲尚書右丞。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進焉○三月。詔追封宣祖以下子孫三十三人爲王女爲公主○以西蕃隴拶爲河西軍節度使。知鄯州。賜姓名曰趙懷德。瞎征爲懷遠節度使。知湟州。貶胡宗回知蘄州。安置王贍。王厚于嶺南○詔求直言。以崔鶠爲相州教授以四月朔日當食故也。筠州推

韓忠彥相

官崔鶠上書曰。方今政令。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為本。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甚可駭也。且司馬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如章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名之耶○以世雄為安定郡王世雄。燕懿王德昭曾孫○召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為左正言。鄒浩為右正言韓忠彥曾布共薦之○諡大行皇帝。曰欽文睿武昭孝。廟號哲宗○夏。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以

復廢后
孟氏

韓忠彥爲尚書右僕射。李清臣爲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大赦○詔復元祐黨人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内郡○罷編類臣僚章疏局○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還居禁中。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蔡卞有罪免侍御史龔夬。及陳瓘等論之也御史中丞安惇有罪

免○詔追復元祐宰執文彦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六月。邢恕有罪。均州安置。陳瓘論其矯誣定策之罪也○秋。七月。皇太后詔罷同聽政○八月。作景靈西宮奉安神宗神御。復建重光殿于其西。以奉哲宗葬永泰陵○九月。章惇有罪免○冬。十月。夏人来貢○安惇蹇序辰。有罪。除名放歸田里陳瓘論之也○翰林學士承旨蔡京有罪免○章惇有

曾肇諫曾布

罪貶爲武安軍節度副使居之潭州陳瓘等論之也○以韓忠彦爲尚書左僕射曾布爲尚書右僕射布既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以慟哭異時惇卞

詔改元

縱未至。二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詔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罷平準務○林希有罪。貶知揚州右正言陳祐論其黨附權要。託意詞命。肆言醜詆之罪也十一月。詔改明年為建中靖國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由是邪正雜進矣○以安燾知樞密院事○黃履免○置春秋博士○以范純禮為尚書右丞○出宮女六十九人○遼封高麗王顒為三韓國公

○遼生女直部伐阿踈城取之阿踈在遼。遼爲使使命盈哥罷兵。盈哥以計却遼使。破其城。阿踈復訴于遼。遼遣奚節度使乙烈来。命盈哥曰。凡攻城所獲。存者復與之。不存者備償。且徵馬數百匹。盈哥與下謀曰。若償阿踈。則諸部不復可號令任用也。乃令主偎秃荅兩水之民。陽爲阻絶鷹路。復使鷩故德部節度使言于遼曰。欲開鷹路。非生女直節度使不可。遼不知其爲盈哥謀也。信之。命盈哥討阻絶鷹路者。而阿踈城事遂止。盈哥聲言平鷹路而歸遼使使賞其功盈哥以賜主偎秃荅之民焉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八